

中朝事實

坤

179
51
2

準貴





中朝事實下目錄

皇統

聖政

禮儀

賞罰

武德

祭祀

化功



中朝事實下
皇統
聖政章

中朝事實下

皇統

聖政章

神武帝己未年春二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今運

屬此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

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

謹按是政令之始也民心者天下之人心也

習俗者人皆習以為俗也言天下屯蒙而人

心不與詐偽^{アツカラ}宥居野處^{テタリシハサ}以為習俗^ニ今帝繼^テ
 天建極^ニ以欲止^ス天下之禮^ヲ新其舊俗^ヲ故有^ニ
 此詔也^リ人心之朴素^ヲ如易染^{キカ}善政而習俗^ニ
 之舊汚^ニ又難變^シ時義是革^レ之時又大也^{ナリ}非聖^ハ
 英之天縱^ニ不可得^レ之也^{ナリ}蓋政之要在察民心^ト
 與習俗^ヲ人心必與俗化^シ善惡以成人^ル君立政^ヲ
 明教率^テ之則民心化^シ而風俗成^ル風俗成^ル在習^ヲ
 熟之久^ニ習熟久^ニ則民不識^レ其然^{ナリ}故曰政之要^ハ

在察民心^{スルニ}與習俗^ヲ此章可謂^ツ盡政教之大體^ヲ
 也^{以上政教}
 之大體

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ニ
 天降鑒光^{リヒカリテ}助朕躬^ヲ今諸虜已平^ク海內無事^シ可以郊^テ
 祀天神^ヲ用申大孝^ヲ者也^{ナリ}乃立靈時^ニ於鳥見山^ニ中其^ニ
 地號曰^テ上小野^ツ榛原^{カハキハラ}下小野^ツ榛原^{カハキハラ}用祭皇祖天神^ヲ

焉^ヲ
 先人曰神武天皇定都於大和國橿原時以^テ三

種神寶安置大殿同床而坐給蓋如往古神勅
由此皇居神宮無差別宮中立庫藏此云齋藏
官物神物無分此時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
專主祭祀事是乃執朝政之儀也

謹按天下之政事莫大於郊社宗廟之祭祀

夫人君以天地為父母况 帝承 乾靈

天孫之統以臨於四海乎益交神之道在誠

至誠以祭祀則鬼神之幽冥亦可格思矣哉

爾黎民至誠以求之則無不感故往古神祇

之祭祀朝廷之政事不二其義深哉俗政訓以祭事

也凡主祭祀者皆執朝政如天種子命神八

井耳命神八井耳命者神武帝皇子綏靖帝

弱不能致果今汝特挺神武自誅元惡宜哉

乎汝之先臨天位以承皇祖之業吾當為汝
輔之奉典神祇者是也 帝守 神勅以

敬靈器且郊祀 天神用申大孝其兢兢業

業而慎政教萬世之規戒也以上祭一政之實

崇神帝十年秋七月丙戌朔己酉詔群卿曰導民
 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灾害皆耗然遠荒
 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
 四方令知朕憲

謹按是發行人以施教於四方之始也導者
 啓迪也教不至化則民與教別也民情化適
 而教成之謂教化正朔者 王曆也天下皆
 受正朔同其事天也正朔不受則民殊俗

王化者天下皆守其教令而止其二綱也
 王化未習則民異意也憲者法也憲章以示
 入也言民皆有此心教化不明故不盡其性
 啓迪之在教之化敬鬼神與教化民其本不
 出至誠而鬼神者幽而信人民者習而駁故
 事鬼神在致敬治人民在盡教 帝既晨興
 夕惕齊明盛服以敬鬼神灾害既耗然天下
 未一軌四方未均俗今建憲章以考時月同

禮樂制度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及十二年教化流行衆庶樂業富庶既滿人民皆知長幼之序課役之制宜哉稱其至德乎蓋迄後世有巡察按察宣撫之法以正革風俗制度及推古帝聖德太子定憲法孝德帝詳天下之政制天武帝定律令法式文武朝淡海公奉勅撰律令終為萬世政令之準標其本皆基于此帝之功不亦大

哉以上憲章之教

垂仁帝二十八年詔曰夫以生所愛令殉亡者是甚傷矣其雖古風之非良何從自今以後議之止殉

謹按殉者以人殉亡者也夫人君者民之父母也未有父母而不愛其子殉亡者哀之過而愛之溢也聖人之政豈用之乎此時去古未遠人民從情習俗上下以行帝建制改

法有止殉之 詔二十一年野見宿祿作明
 器土梗易之 帝大稱其德以賜土師姓是
 所以擴充為民之父母之誠也自此 朝廷
 殉亡之制不亦行 帝之德大哉竊按外朝
 始有備以至殉其弊以及亂國 中國始有
 殉以至作土物竟止殉其風俗之渾厚可以
 見之也以上禁殉

景行帝十二年秋八月乙未朔己酉幸筑紫

謹按是巡狩之始也此時熊襲及之不朝貢
 故有此幸而大觀西方之諸侯以正風俗明
 制度也後又巡守東方以定政事此時天下
 大定封域以建迄 成務帝國郡縣邑之制
 造長首渠之法竟定天下猶一家教化同俗
 巡守之道大哉矣以上巡狩
 仁德帝十一年武藏人強頸河内人茨田連衫子
 二人以禱于河神

謹按妖神殺人為牲者夷狄之習俗也是

天孫未降之前惡鬼妖怪之餘政也蓋為堤

設溝洫愛人之道也神之為神享非禮之祭

乎帝信夢寐之妖以用人祭河伯噫何是

惑乎夫帝之聰明儉德天下之太平無事

後世非所企望猶信鬼神不如衫子之淺謀

以知神之妖偽此失矣處在乎唯思辨之道

不盡其誠而已人君政教之要豈不慎乎今

舉此一事以為帝之政弊未嘗不懼隱惡

之戒然帝之為仁德天下無不知之猶有

習俗以瀆德後世執政之道最可以鑑焉矣

以上
改弊

履中帝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

國史記言事達四方志

謹按是置國史之始也史者記事之官也言

於諸國立此官上以記天子之教令下以

記國郡之事是正國俗達人情之政也凡五
 方各有其俗民又異其習故人君不知其事
 物則政令必乖今置國史記言事正其制度
 知國俗之化以致其政也後世國守之外有
 目史等官皆記國之事以正其政是也以上國史
 清寧帝三年秋九月壬子朔癸丑遣臣連巡省風
 俗冬十月壬午朔乙酉詔犬馬器翫不得獻上
 謹按使臣之巡察者政之恒而以巡省風俗

是教化所繫其俗之大也且不得獻翫器犬
 馬是乃正其風俗也人君翫物則喪志物者
 至微而志者至大也不慎至微則至大不可
 制人君所好天下歸焉豈可忽乎 帝欲正
 其俗故有此 詔而又欲寬人情賜宴於群
 臣大酺五日二十三日是儉而寬也宜哉海表諸蕃進
 調海內安康矣以上正風俗
 繼體帝元年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飢矣下アリ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女メノコト天下或受其寒矣寒ヲ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ニスメラミコト后妃親蚕而勉桑序カラタツツリテ况厥百寮暨于萬族メナリハイラ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ラユカイテ有司ツカサ普告天下ツカサ令識朕懷カ

謹按凡天下之人物未嘗無其事業テ既有事トキハ業則其成敗必繫于勤怠ニ農以養天下之饑テ桑以防天下之寒ニ人一日無之則苦故ニ聖主賢后親耜親蠶カラ備管稼穡之艱難カラノ勸勉天

下之黎元是人君父母于民之義也タム帝錯志於政教即位元年有此テ詔以告天下テスルニ可勤其事業百寮有司豈可怠乎ルヤ以上致ニ以上論政教之道ス謹按政者在以誠教者ハ在致審凡政教之道能察其時以沿革メ損益能知其水土以考風俗能通其人情レ以節過不及能詳其事物以定制レ度能明其大倫以序禮用而后數省以化之テ可謂聖

神功用之極也否乃或煩碎而不厚或不
 教而期化竟不可得政教之實也或疑外
 朝聖人以政為止也今所解多在以政為
 誠何也愚謂中國以祭祀郊社宗廟為
 政之要故以祭事訓政字是祭祀政事一
 義也蓋祭祀者主於誠政事亦在人君之
 誠政不以誠則唯存條目而無綱領日煩
 月勞而無教化之功是所以民免而無耻

也惟誠之至鬼神亦如在况人民乎所以
 治道其如示諸掌乎然乃正誠之一字更
 無間隔也或疑政教法令者德之末而形
 之下乎愚謂否有物必有則有天下國家
 必有政教法令政教法令之外豈有此德
 乎明聖之主亦用之愚昧之君亦用之其
 利鈍煩簡而治亂相因共在此四者四者
 正明猶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設

而不可欺以曲直否則平直真偽邪正何
 能辨乎或疑政教法令者猶器用人君修
 德則器用自利否乃雖有器用不可乎愚
 謂雖良工無器用則無施工之用良工之
 為良工器用利而備也如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竟不遂功也凡政教法令之備也猶
 乘舟濟大川能水與不能共濟而逸安專
 以脩德期其功猶能水者恃已力以泗水

濟甚勞而少功危而寡濟者況不脩德不
 以政教法令唯以私知妄作要治平之功
 猶無舟之可乘技之可泗恃力構私以入
 水不溺而何待之乎故治國平天下之要
 不可出脩身以正政教二者相持而后可
 談功化之實 中華往古之 聖主政教
 之功所著于舊紀不之後世襲之律之以
 祖述憲章乃無為過化之治千萬世可蒙

其澤也

禮儀章

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

謹按天先而居上地後而居下在上者高而文明也在下者卑而厚順也其中生萬品而聖神長于此以定其道是乃天地有天地之形聖人因以字之曰禮禮者辨上下以定天下之人心分貴賤以通天下之便用之道也

禮之行也本天地之陰陽因乎其自然以立今日日用之制天下襲之行之則終不奢不儉上不遺於君父之尊親下不超於臣子之分限自此天下之廣萬機之衆悉有其禮等級分明不可相混亂禮之義不亦大乎凡治平之要其本在禮君臣定貴賤位小大守分動靜有常奸作亂者未之有也
伊尹諾尊伊尹冊尊以礮馭盧鳴為國中之柱而

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
ツフオ先唱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
テサキタ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一神却更相
モ又ノタヒ遇是行也陽神先唱陰神對迺生大日本豐秋津
オカミ洲

謹按是 天神正禮之儀也 一神者乃天
 地也陰陽也男女也萬物之宗源也 中國
 之太宗也 本朝所以為 中州人物所以

為人物聖教所以為聖教也蓋理者條理也
 有條理不亂者禮也此時雖未有禮名既言
 理則禮以屬于此也夫經營於宇宙生成於
 人物之始未嘗不以此大禮天下之禮繫于
 人君人君止禮而后天下之條理可行之故
 陰陽各自左旋右行以循天地之序正先後
 唱和之節以定天下之事物禮之時其用大
 哉乎此禮一立而后後世先後上下男女之

道大明萬民皆由之 一神之德可不仰乎

素戔嗚尊之為行也甚無狀天照太神發愠乃入

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

不知晝夜之相代

謹按無狀者無禮儀之言也 神者寬仁之

聖明而嚴正其無禮如此益禮者安上治民

之道也無禮則上下混尊卑不分上下混則

人人從其情直行故君臣不正尊卑不分則

強陵弱富侮貧大傾小故邪正不明是 神

深所以戒其無狀也 神乃入于天石窟閉

磐戶而六合常闇是示無禮則天下邪正混

不可知其慮不遠乎後世臣僭上子蔑父皆

所以禮之不明也然乃去 神既遠其靈驗

雖無可速懼若有亂臣賊子以縱志 神必

可入石窟而六合常闇不知 神今日在耶

不在禮之用可不慎乎

允恭帝四年秋九月辛巳朔己丑詔曰上古之治

人民得所姓名勿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矣上下

相爭百姓不安或誤失已姓或故認高氏其不至

於治者蓋由是也朕雖不賢豈非正其錯乎群臣

議定奏之群臣皆言陛下舉失正枉而定氏姓者

臣等冒死奏可戊申詔曰群卿百寮及諸國造等

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異之天降然三才顯分以

來多歷萬歲是以一氏蕃息更為萬姓難知其實

故諸氏姓人等沐浴齋戒各為盟神探湯則於味

檀丘之辭禱戶碑坐探湯瓮而引諸人令赴曰得

實則全偽者必害盟神探湯此云區訶陀智或泥

於是諸人各著木綿手纏而赴釜探湯則

得實者自全不得實者皆傷是以故詐者愕然之

豫退無進自是之後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謹按姓氏不明故下僭上卑踰尊是禮不明

分不正之由也往古神聖因其功業或賜

口月事

姓氏命名號旌別淑慝流芳遺臭將傳百世
 而未泯是令人民守禮不混尊卑不亂善惡
 之道也姓氏之出一違則人皆忘所其由出
 失所已可宗而悉不知其本非章善殫惡之
 禮故 帝定姓氏以誓盟諸人之真偽相著
 尊卑初定是禮之大端也此後作八色之姓
 以混萬民改其姓近臣各賜朝臣宿禰諸歌
 男歌女笛吹傳已子孫令習其伎及 弘仁

帝御宇勅萬多親王右大臣藤原園人等撰
 姓氏錄 延喜帝朝正親司勘皇親籍以掌
 賜服改姓之事皆糺姓苑之瓜朕明禮儀之
 分定之教而否乃民情不厚而詐偽日行也
 推古帝十一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肇
 作憲法十七條其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其治
 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
 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

治

謹按禮之大至此始著諸憲章以令天下之
人民知之由之也夫禮者天地之大經而往
古神聖以定中國天神以非禮入石
窟所其繫太重所其由行不以禮則無所措
手足既有天下國家則有其禮不由禮則無
所謂治平是所以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也人
君示不以禮民之俗不易紂下不以禮民不

心服禮讓行而后教化之極可始著也蓋人
之為人本朝之爲中華由此禮也夷狄
亦人而其國亦治禽獸亦物而其群亦類然
所以爲其夷狄也爲其禽獸也不由禮而行
之也人而無禮則不異於禽獸中華而無
禮則不異於夷狄故神聖建教於初天
神懲戒於無狀以正其禮矣皇太子聰明叡
質始定冠位親選憲法以禮爲治國之本其

教可謂著明也此後連綿天下眾庶之禮制
 度之法大定終律令格式行于世天下萬世
 皆知禮為大本皇太子之功大哉以上惣論禮儀之用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
 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

謹按即位者人君之大禮也天者人君之所
 宗而人君者庶人之所天也天高于上而文
 明照於四海人君位于太寶而明德周於天

下故行即位之禮以始天下萬機之道也

帝東征之功大成定 中國以始即位之禮

以是歲為元年以 王正月授時一天地之

氣候著人君之大禮也自是歷代因循有此

儀大臣北面以捧神器 天子南面以 詔

萬國止上下尊卑之禮布道德聖明之政所

其繫太重哉乎蓋此時未知外朝之三統而

人統自立四時以宜是乃 神聖之靈妙也

爾來正朔終不失授時相正而天下其俗

中華之渾厚大哉以上論即位之禮

神武帝庚申年秋八月癸丑朔戊辰天皇當立正

妃改廣求華胄九月壬午朔己巳納媛蹈轡五十

媛命以為正妃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尊

正妃為皇后

謹按是后妃選立之始也蓋聖人得聖匹則

有聖子聖子聖孫相續則百代猶一日是人

君所以愛天下之至也凡帝王之匹風化

之本禮儀之大也撰立不以其道則唯縱欲

從情雖克其始不可保其終帝當立正妃

廣議正族姓許女德及即位乃為皇后其隆

禮以序男女之別辨媵妾之品垂戒於萬世

也然猶後世未嘗無淫亂黷德嫡妾相妄廢

奪相行之失矣夫有男女而后有父子然乃

國家大事福祚所繫在妃匹之際其禮豈可

苟乎

繼體帝元年二月庚申朔詔曰神祇不可乏之主宇

宙不可無君天生黎庶樹以元首使司助養令全

性命大連憂朕無息披誠歎以國家世世盡忠豈

唯朕日歎宜備禮儀奉迎手白香皇女為皇后脩

教于内

謹按是立皇后備禮儀脩教于内之詳也蓋

人君恒居九重之深御萬乘之富近臣進媚

佞臣逆惡少怠縱情則鴆毒無不根其衷故

外設諫議置史官止其言行猶未嘗無其闕

遺妃匹之親皇后之睦與内助之益賴規警

之戒以拾補於此是良匹賢配所以尚之也

此後立后之禮世世相續以至皇統連綿

也凡女德之撰不以其道則淫婦妖女必蠱

其心族姓之戒不嚴則外戚專權竊威必構

天下之害立后之禮不正則男女之別不明

而內修之戒不行皇妃之道不規之以其禮
則宮闈臨朝垂簾預政至使嗣主擁於虛位
故禮本夫婦治亂因之興亡繫焉往古之令
典舊紀之所載可不監乎以上論立
后之禮

神武帝四十有一年春正月壬子朔甲寅立皇子

神淳名川耳尊為皇太子カンス
ヒツキノミコト

謹按是立皇太子之始也蓋建太子者定國
之本所以重宗廟社稷也凡立子必以長是

禮之恒也然時有治亂屯蒙承久地有新故
大小人有賢知愚不肖故慎思明辨以致其
道在人君之德 帝始定 中州建 皇極
其間未嘗無強悍不律之賊信是屯難之時
其建立可不慎乎太子者 帝之第二子而
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見子不可如父竟
立以為皇太子建立之禮一行天下之大本
定自是連綿以建儲之儀成於乎懿哉ルカナ

崇神帝四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戊子天皇勅豐
城命活目尊曰汝等一子慈愛共齊不知曷為嗣
各宜夢朕以夢占之一皇子於是被命淨沐而祈
寐各得夢也會明兄豐城命以夢辭奏于天皇曰
自登御諸山向東而八廻弄槍八廻擊刀弟活目
尊以夢辭奏言自登御諸山之嶺繩組四方逐食
粟雀則天皇相夢謂一子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
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繼朕位四月戊申朔丙寅

立活目尊為皇太子以豐城命令治東是上毛野
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

謹按建儲之禮者天下之大本也今以所其
夢定其計後世未無疑擬此時去古未遠人
心朴素而誠信感通故有此議一王子亦肯
之終末承 帝詔不貳是 帝之聖德也王
子之渾厚也非後世所可似效之益 帝位
者大寶也人誰不欲况皇子乎故建立之禮

貴發定不發定則嫡庶之分不明或以智求之立功欲之以力爭之古今宗室之亂天秩無不由焉其禮發定則衆望絕而天下之勢定宗室分極而王家以固人君豈可忽乎

應神帝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

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

謹按是太子論教之禮也此時稚郎子未有皇太子之命然帝既建儲之計定於衷故有此論教也蓋論教之禮豫定則其薰陶正明變化氣質不由其師傳保以不可得其實也太子聰明天資謙讓而又有雄武之俊才

能熟 中國之事物兼通外朝之經籍其啓
迪開悟習貫如自然故以表狀無禮責高麗
之使讓大寶於 仁德帝存昆上而李下聖
君而愚臣之常典其豪英也其脫落也皆繫
教諭之得矣萬世法之以立師置傳保為太
子家令之官可不慎乎竊按教諭之道多以
外朝之書籍為事是後世之訛也 中國古
今天下之興廢治亂事物之制度人民之禮

儀載在文獻然乃日用言行修改之暇詳致
其道鑒其古而后及外朝之經傳以廣其知
識証其事迹斟酌用捨就有道以正之可謂
得教諭之實也 以上論建
儲之禮

愚竊按有父母必有子子以嗣孫以承連綿
引及萬世者人倫之大綱也子有嫡有長有
賢愚貴嫡者正宗族姓氏之所由明后妃適
媵之所配也用長者順天倫之序正長幼之

道也用賢者其器堪以任之也故以嫡庶則
在嫡以長幼則在長其德其智可以覆之則
用賢是立子之常禮也國家之世子所其任
既重所其率既衆况天下之太子乎然乃建
立之禮不可苟是往古神聖或生或及或
措長或撰智所以不必專常禮也夫皇太子
者受天下之重職爲億兆之君師安危治亂
一歸之其高明也其寬悠也其博厚也共畜

而后可堪二器之任抑欲撰其人則無蚤建
之定欲蚤其計則君父亦不可知其終故蚤
立嫡長之序定國本而論教相持扶翼以正
可謂建儲之大禮也凡上智與下愚不可移
而亦不易得多唯中人而已中人之才必由
所慣習薰陶變其氣質建儲而不盡於論教
則錯諸宴安册諸深窻所以蕩其志愚其質
而非成君德之道豈是子子之謂乎未有如

此而知治平之實者矣教之諭之在孩提有
識之時於此選左右置師傅言行日與之化
風俗月與之移所其入既深所其習既積則
其知其德大成我不知所以其然是諭教之
實也人皆知用天質之賢愚不知諭教之變
氣質也故不致開悟啓迪之戒知其惡可以
懲之不知幼孩漸洽之訓而見其惡始教戒
切諫譬如木之初生鳥之初出卵其養習全在

此間既可把既可翔則矯習竟無功况人之
有知而薰涵于惡習何有容受於諭教之地
乎然乃建立諭教各不致其道則有名而無
實終至父子失天倫天下陷危亡其幾唯在
其初而已矣

雄略帝二十三年秋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彌
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歔歔崩于大殿遺詔於大伴
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

里ホシ百姓ヲサリ艾安クシテ四夷ノヒナ賓服カサヒミツル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所以
 小心セメ勵ヲ已日慎コトヒトイフ一日カサヒレタカフ蓋為カサヒレタカフ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
 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誠勅
 殷子ニコロセフ懃コトヒトイフ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籍臣連智力內外歡
 心欲令普天之下未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
 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
 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
 年踰コエヌ若干不復ニタ稱イワイ大筋力精神ガタチ一時勞竭如此之

事本非為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生子孫誰不
 屬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
 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
 星川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
 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為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
 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
 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
 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瞑目何所復恨

謹按是顧命之禮也凡人君崩于正殿者禮之正也况切切顧命專以天下為任以百姓為心以死生為常歸功於大臣為億兆發其子之惡以垂戒於後嗣其義深哉蓋死生之際者人倫之所甚重也故天神臨訣以有奉奉之神勅今帝垂絕之言經遠保世之謀及此以不崩於婦人女子之手讀此章以至此則未嘗不措卷歎之吁帝所以為

雄略宜哉以上謂顧命之禮

神武帝七十有六年春二月甲午朔甲辰天皇崩于橿原宮時皇太子孝性純深悲慕無已特留心於哀葬之事焉其庶兄手研耳命行年已長久歷朝機故亦委事而親之然其王立操厝懷本乖仁義遂以諒闇之際盛福自由苞藏禍心圖害一第謹按是諒闇之禮也夫父子者天性也臨終者末訣也以天性之親至末訣之期是哀葬

之情所以不得已也。以不得已之誠從其情，
 則無不至。故聖人立其制中，其過不及是禮，
 所以由行之也。此時未有喪哀之制，然神
 聖既建，其極則此禮亦可類推之。故史官以
 諒闇書之也。手研耳命，為其貪忘父子之親，
 失兄弟之友，竟至亡其身。不孝不義之至，父
 既措之天，既顛之可不鑒乎。此後至孝德
 帝葬哀之禮始定。及文武帝大定天下，皆

因焉。蓋喪服之禮者，慎終之道。子弟所可盡
 其實，悉在此。可盡而不盡之者，孰不可忍也。
 然俗不正，教不詳，則皆事於苟且，貴於異教，
 各任其意，遂不得其中。故往古神聖所建
 之法，亦混淆以不明，豈不歎乎。以上謂大
喪之禮
 神武帝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行賞
 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大來
 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目邑，此其

緣也テ以珍彦ハ為倭國造ハ 珍彦此云又給弟ヲ猶猛田ハ

邑ヲ因為猛田縣主ト是菟田主ト木部遠祖也ナリ弟磯城

名ハ黑速ハ為磯城縣主ト復以テ劍根者ヲ為葛城國造ト

一書曰此時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專主ト祭

祀事是乃執朝政之儀也

謹按是封功臣立官職之初也

崇神帝十年秋九月命四道將軍

謹按是立武官之初也

景行帝五十一年秋八月己酉朔壬子命武内宿

禰為棟梁之臣ハ 子ニキキニト

謹按是以大臣為棟梁之臣也 成務帝朝

初號大臣 仲哀帝朝有大連之號大臣大

連相並知天下之政

成務帝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

置イナキヲ猶置

謹按是立國郡守司之始也初有國造縣主

中朝事 卷九 三十一

之號未致其職掌及此撰其器以授其官也

推古帝十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壬申始行冠位十

二階 孝德帝大化五年春正月始置八省百官

謹按是立百官之始也先是雖有群臣百寮

諸卿有司之名未致其職掌至此置八省百

官始群臣之職分定天下知其禮及文武

帝撰律令大定官位職負其後損益相續而

萬世襲之以為準據也蓋立官者治平之道

而有其事則不無其職有其職則不無其官

有其官則不無其位是有物必有則也既立

官設位則其道其禮未嘗不正之也竊按官

惟百而所其統在文武之二職文以守禮武

以糾違故草業乃以武臣立其功守成乃以

文臣正其禮文武互根先後以時而輔佐於

一人是乃往古 神聖所以遺經津主神健

雷神平諸不順者命一神侍 天孫且先天

忍日命也故神武帝封賞道臣命饒速日
 命天種子命天富命以為左右歷代因循
 以重此二職也夫有土地則立其司有人民
 則建其長帥有物則設其司有事則命其職
 而置師以教其道立監省其務以糾其禮記
 其事垂法於萬世期治平於天下是乃立官
 之禮也官立位定則百寮有司及四民之制
 其禮自正因官位從尊卑以制家宅衣服設

飲食器用定交際言語之法正冠昏喪祭之
 禮舉二綱而明明德立官之義其用大哉否
 乃官空設位虛名非其人而貪其職無其功
 而居其高於茲百官大紊職掌日違猶桃梗
 土偶附金蟬貂故天下之禮混于上而四民
 僭紊于下豈徃古神聖之心乎以上謂立官之禮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
 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

橿原也ニ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峙博風於高天ニ
 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號曰神日本磐余彦火ハレメ全クニツキテ
 火出見天皇焉初天皇草創天基之日也大伴氏ハレメ全クニツキテ
 之遠祖道臣命帥大來目部奉承密策能以諷歌ソノウタ
 倒語掃蕩妖氣倒語之用始起乎茲サカレヨトヲハラスリワサハイヲサカレヨトヲ

謹按是朝儀賀正且之始也是歲即位之元
 年故有正月之賀而雖不同後世歲首行朝
 賀禮賀正且始于此是乃朝儀之禮也凡朝

儀者朝廷之禮儀也朝廷以天地立其基天
 下以朝廷為標準朝廷之威儀在以嚴正也
 凡 王朝禮有年中行事有恒例有臨時有
 每月禮有公侯朝聘禮有饗燕禮有巡守田
 獵大射禮有神社祭禮而以歲首慶賀禮為
 大儀正月者一年之始歲序更端萬物惟新
 之節臣子畢朝會拜賀奉其慶信義之當然
 也蓋朝儀不代代 聖主或追其例慕其

風或新立其儀斟酌其制而后悉備其間多有習俗之儀以因循來又足存禮之大意也竊惟朝賀者臣子拜慶宸儀之禮否乃臣子之情不可安故一月有朔望晦之禮其間又有大朝賀之節群臣悉致敬於君上以奉祝頌是臣子之分定也宴會者君上賜宴於群臣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此所以上下交君臣和德業成相親愛也故以朝賀

嚴尊卑之禮以燕會和上下之情故由朝賀正其威儀因燕會作其風雅外則以觀禮容內則以廣恩惠然乃非徒威之儀之非徒飲之食之皆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夫 王朝之儀載粲然于舊紀然能致其事物以正其儀乃其禮大成可啓朝儀之實後世必外朝之例以附會 中國之禮尤不正之至也 謂王朝之禮

素戔鳴尊昇天之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為之鳴

响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照太神素知其神

暴惡徑詰問焉素戔鳴尊對曰吾元無黑心于時

天照太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之赤心也

對曰請與姉共誓夫誓約之中誓約之中此云宇

必當生子如吾所生是女者則可以為有濁心若

是男者則可以為有清心

謹按是 神代之誓約乃後世誓盟之禮也

凡誓者所以明已之信解人之疑也事物之

間或未嘗無其疑解疑之道在誓約祈鬼神

期信於幽冥故 天神許誓以明其清濁之

心也後世因之終有誓盟之禮蓋誓者唯以

言辭請神祇而約其信也盟者以物證其事

直决其信偽遠請神明灑血載書之其禮嚴

於誓也猶溼納釜煮沸攘手探湯溼燒芥火

色置于掌是日盟神探湯盟神探湯此及後

世有作載書瀝血告神祇之禮也

孝德帝即位召集群

臣盟告天神地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貳此盟天灾地妖鬼誅人伐彼如日月人皆非聖賢有信有偽有直有曲有正不

可疑有奸不可無疑是天下之通情也神

聖之教通人情事變詳致其道故起端於此

垂戒於後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天下之疑

惑忽解而事物之大義可決行之否乃人人

可存疑戶戶可各辨今襲誓盟之禮信偽曲

直一舉而歸于道其為禮大哉或疑君子屢

盟亂是以長作誓而民始畔作會而民始疑

愚謂聖人之道能從天下之人情故無偏無

倚徒枉輿梁成而后民不病涉水盟誓以約

而后民可免其疑每人而試之日亦不足矣

然盟誓必有禮用之不以禮民畔而不耻何

必誓盟乎凡知也仁也不致其道猶不如蕩

稗專要神屢盟是用之不以禮也如周豐言
過而無徵何足取之乎以上論誓盟之禮

推古帝十五年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禮小野臣
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為通事十六年夏四
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
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
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為
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

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餉船二十艘迎客
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中臣官地連磨呂大
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為掌客爰妹子臣奏之曰
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
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
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
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
罪輒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

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飭騎
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
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庭令奏使旨
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一人為客之導者也
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清親
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
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
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

遐邇通知皇命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
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義朕有嘉焉稱暄
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宜往意
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
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
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華著頭亦
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皆用冠色丙辰
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

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
 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
 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
 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
 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
 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一書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
 刑具狀聞奏天王問聖惠太子太子奏曰妹子

之罪寔不可寬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
 隋國使共來思復如何天皇大悅免罪又曰隋
 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此書
 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
 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禮天皇召太
 子以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
 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
 大業四季戊辰三月倭國入貢倭主遣書
 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謹按是修隣好之始也隣者何可以相對也
修好者何氣候水土人物事義可以好之可
以通之也同氣相求同類相應金終止于山
玉終入于水各從其類天之道也天地之博
宇宙之渺泛泛乎此州嶋唯外國一事義於
中華故修好善隣猶石水相投膠漆相入
千載之神聖一日遇之萬里之遠波一葦
航之自是隣交之道大啓互相聘禮外朝之

經典廣行于世人人知聖賢之事迹文字言
語之用不之大補中國之治平是風從虎
雲從龍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大成也善隣之
時其資不懿乎益以國之大小則彼大也以
人治之遠近則彼遼也土地廣故人物衆庶
也治平遼故事義無疆當時初制書以東天
皇敬問西皇帝唯非太子大手筆其志氣洪
量能知所以本朝爲中華也夫外朝其

地博而不約治教盛則所畫惟泛守文不明
 則戎狄搃之吳越荆楚之僭列諸侯平王之
 東遷於洛或割十六州以賂契丹或退臨安
 稱臣於讎虜皆是所逼於戎狄也是一大土
 中畫地築城以立封域接境於四夷也故天
 下之勢或袤南北而東西蹙或東西長而縮
 南北或有九州十一州或以十道二十二路
 而經畫不一王統數易姓是博而不約之失

也人主治世之來久治亂盈虛大變人心悉
 澆訛春秋之時去古未遠而亂臣賊子弑君
 父猶薙草大臣世臣行妖事猶禽獸是非治
 道變化微言日隱之失乎唯 中國久之阜
 立于巨海封域自有天險自 神聖繼天立
 極爾來四夷竟藩籬亦不得窺 皇統連綿
 與天壤無窮况 神代之治悠久 人皇之
 祚未筭今日之澆季亦尚優於周之末也

帝堯至今四千有余年自神武帝至今二千二百
千三百余年自堯至周末殆二千余年 雖

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上古者人少而氣淳

治久人多則氣漓而人澆者天地之數也後

世誠不及古遠矣然乃人物亦不厚乎且往

古之神化 人皇之聖治 神勅之明教

歷世之法令知仁之行威武之嚴何事之乎

外朝故與彼相對自稱 皇帝修好善隣更

所以不耻之也或疑高麗百濟新羅之來朝

亦不修好善隣乎愚謂新羅王子來朝任那

來貢既在 崇神垂仁帝之朝其後住吉大

神賜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 譽田天王及

若櫻宮壹戎衣而各面縛輿櫬封圖籍降

從指阿利那禮河以誓請神祇以盟伏為飼

部不乾船拖每歲不絕朝貢初每國置官家

為海表之蕃屏自是歷代以子弟為質常朝

貢否乃征伐以懲不庭然是海外之諸蕃皆

爲中國之屬唯外朝可以通信而已諸蕃
不足稱隣中華終不行聘禮於彼地厚往
薄來以柔遠人懷外國耳或疑外朝亦來聘
乎愚按推古朝隋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
來聘天智朝唐客郭務悰等來聘其書曰
大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天武朝郭務悰
又來聘其後中朝置遣唐使通信於外朝
然外朝之書簡多以諸侯王世衰人訛以此

爲足其失何在乎唯造端於記誦文字之俗
儒以至我國之不知爲我國噫輕家雞愛野
雉何德之衰乎以上論善隣之禮

應神帝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
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
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
其表

謹按是正表狀之禮也凡太子讀外朝之典

籍在此十五年然乃外朝之文字相通未遠
 而太子之聰明雖莫不通達 中州非同氣
 相應如何速得弘文之盛乎高麗者我屬國
 而表狀無禮太子破表責使其嚴如此志氣
 德量可并按也

履中帝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
 國史記言事達四方志
 謹按是置國史之禮也

推古帝十二年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親筆
 憲法十七條

謹按是作憲章之書初也

十六年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詳見論善

隣之禮條

謹按是 詔書之禮也此後公式之禮大行

賜新羅王渤海王於 璽書以 天皇敬問
 某國王是乃 天子賜諸侯王書禮也凡文

辭命令者國家之大禮也因文字言辭之廢
貶以存尊卑親疎之禮為後世國史之例草
創討論潤色之義更不可忽也

二十八年皇太子嶋大臣共議之錄天皇記及國
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記
蘇我宿祢之子馬子家於飛鳥河之傍乃庭中開
小池仍興小嶋於池中故時人曰嶋大臣

謹按是為皇記國記本記之始也 孝德

帝四年有鞍作之事蘇我臣入鹿父蘇我臣

蝦蟇臨誅悉燒 天皇記國記船史惠尺即

疾取所燒國記而奉中大兄天智帝也此時往古

之典籍悉燒失之其後 天武帝詔群臣令

記定帝紀及上古諸事命境部連石積等更

肇俾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自是連綿典籍

日造文書大行于世然 中國往古之實記

入于火舊紀不明唯摘灰殘之燼竹以間存

此往事亦足為萬世之戒吁惜乎或疑言語

文字愚謂人既有口舌則有音聲故情之所
 發自有言語有言語則終有文字之象其直
 出曰聲有曲節曰音其形象可以通曰字其
 條理有節曰文共是天地人物自然之勢也
 豈唯 中國外朝乎四夷之侏離禽獸之啤
 喁亦然直不得其正而已往古 神聖既有
 唱和嘖讓誓約之義太王命之稱讚天兒屋
 命之太諄辭况 天神之聖勅乎至素戔鳴

尊於稻田姬也彥火火尊於豐王姬也 神
 武帝之御謠道臣命之諷歌乃有章有句有
 文有藻乎夫文字之作也因其言語音聲象
 其事物之形氣造端於其始修飾楷模備完
 於其後蓋往古有假名字 俗曰伊 是乃文字
 之父母言語之音象也以通其事以表其情
 後世因循增益為千變萬化之文字為天下
 之用音聲之委曲婉轉也人情之精微幽玄

也莫不繕寫而盡之及應神帝外朝之文字相通字畫規楷殆類中華之文字五音之平上去入亦不異於此和漢之字相通用譯外國以漢字詳言語以倭訓然乃中華之文字其實在倭字以倭漢字互相用以為天下之利也或疑今所用之文字皆外國之文字不知上古之文字何有形象乎愚謂凡文字之制必與時變化往古之文書鞍作亂

悉為灰其時既不可知之况後世乎且外朝之文字相通爾來文學之史生留學之博士專好外書所其記所其言悉用漢語是倭漢之事義筆畫互相因也鯛鱈年魚堅魚鯛魚為魚也椴椿梔櫻楓為木也或不同外朝之字義或外書無其字之類甚多皆國俗之制也或疑然乃何無中國之字編乎愚謂外國與中國一天地之氣候同神聖之揆

而人物事義殆不異漢語之相襲猶水流濕
火就燥少頃天下之人人皆倭字漢字相用
不異外朝治平之遼遠人物之敏其事文書
史編字畫悉致之故中州乃因之以補益
之假借之來是措其短就其長之道也竊按
往古之言語名字其說其義而今不可審之
強解之則似附會未或有上古之辭或有後
世之訛言或有漢字通用之語或有方言或

有時俗之辭相襲大抵中朝之言語者悉
用訓故言辭之間事物尤易通不足盡文章
辭令矣外朝反之言語盡用音故雖一事不
謄于文字難明辨焉於此文章及辭令日繁
年累矣夫外朝之古鳥迹以代結繩科斗以
代鳥形篆籀以代科斗隸書以代篆籀而後
草書飛白之類相續起漢時去周末遠而科
斗之文字人不得解之然乃上古近代字畫

之不同外朝尚爾况武后作圜字國字也昌黎

作狻字音敦上聲庵收錢了訖唐作奄唐音為平

聲唐詩為平聲音當為謀謂六字梵音詩人

用之伊字佛書用之唐王維詩三點成伊猶有想縑字無之升庵

用之縑字書無之楊升廉縑有字無音無義

如此之類尤多故經史有不出之字音義有

不可知之字或有奇字近作或有釋梵俗字

或有叶韻假借然外朝文字之祖以易為本

以奇偶為畫以形事意聲為體只日趨便簡

字楷失古意豈字畫之爾乎事物之修飾不

以其道則其實泯沒而失其古可併案也或

疑因此則文學必以外朝為長乎愚謂漢語

之文學者不倚外朝不可知之故推古帝

修好善隣之後外國通信不已置留學生以

令講肆漢語外朝之典籍無不來至其如吉

備真備阿倍仲滿與盛唐文人詩仙相並不

愧其慕風繼塵相興者世世不乏人詩賦文章之集以為冊亦何異乎彼矣抑文學者我文學而不必彼太底 朝廷之紀錄史書勅集皆假借漢字訓倭語也其間專有以漢語有倭漢相襍有以倭字如日本書紀萬葉集古今集及六条宮以真字模謄伊勢物語菅為長訓倭語諺說負觀政要是也 不知中朝之文學而學漢文猶未能事人問事鬼

神矣或問書畫亦有 中朝之法乎愚謂既有文字則未嘗無模楷上古之事迹今不可知之中古以來真行艸之精秀或入于神或入于聖鬼神亦感之木石亦動之其勢飛於龍鳳其機通於未然之輩相續連綿各興一家之風又相並於外朝故藤道長藤佐理及野人若愚之善書之稱見彼國之書况畫手之妙更不愧于彼也凡文字之形象日變其

壯于觀者殆失古意筆資之縱意點楷之任
 手凌雲垂露之逞可是可而字畫所繇參差
 俗字所由興起也外朝善書者亦然字變為
 楷大背古體而鍾繇王羲之以善楷名家者
 吁修飾之禮非君子不可得其實也矣
以上論文

書之禮

素戔鳴尊之為行也甚無狀天照太神由此發愠
 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

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
 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
 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神立磐戶
 之側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遠祖太玉命
 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真坂樹而上枝懸八坂瓊之
 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經津鏡下枝懸青和
 幣和幣此云フ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又猿女君
 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稍立於天石窟戶

之前^ニ巧^ニ作^ワ俳優亦^ニ以^テ天香山之真坂樹^ヲ為^シ髮^ヲ以^テ蘿

蘿^ニ此^ニ云^フ為^シ手^ノ纒^ト手^ノ纒^此云^フ而^{シテ}火^ノ處^ニ燒^ケ覆^フ槽^置此^ニ云^フ

該^ト顯^カ神明之憑^カ談^ス顯^カ神明之憑^カ談^ス此^ニ云^フ是^レ時^ニ天照太

神聞^ク之^レ而^{シテ}曰^ク吾^レ比^レ閉^シ居^ル石窟^ニ謂^フ當^ニ豐^ニ葦^ノ原^ニ中^ニ國^ハ必

為^シ長^ク夜^ト云^フ何^レ天^ノ鈿^ノ女^ノ命^ノ哢^ク樂^ト如^ク此^ノ者^乎乃^チ以^テ御^手

細^ク開^キ磐^ノ戶^ヲ窺^フ之^レ時^ニ手^ノ力^雄神^則奉^ル承^テ天^ノ照^太神^之

手^ヲ引^キ而^{シテ}奉^ル出^ス於^テ是^ニ中^ニ臣^ノ神^忌部^ノ神^則界^ヲ以^テ端^ニ出^ス之^レ

繩^亦云^フ左^ノ繩^端出^ス此^ニ云^フ乃^チ請^フ曰^ク勿^レ復^シ還^ル幸^ニ然^レ後^ニ諸

繩^云斯^レ梨^俱柝^儼波^ト

神^歸罪^過於^テ素^戔鳴^尊而^{シテ}科^ス之^レ以^テ千^座置^ル戶^ヲ遂^ニ促^ス

徵^矣

一^ニ書^曰其^ノ物^既備^握天^ノ香^山之^五百^箇真^坂木^ヲ

而^{シテ}上^ニ枝^懸玉^中枝^懸青^和幣^白和

幣^令太^王命^捧持^彌讚^亦令^天兒^屋命^相副^祈

禱^又令^天鈿^女命^以真^辟葛^為髮^次蘿^葛為^手

纒^以竹^葉飴^憇木^葉為^手草^今多^手持

著^鐸之^矛而^於石^窟戶^前覆^誓槽^古語^宇氣^布

舉庭燎巧作俳優相與歌舞於是天照太神中

心獨謂此吾幽居天下悉聞群神何由如此之

歌樂聊開戶而窺之云云當此時上天初晴衆

俱相見面皆明白伸手歌舞相與稱曰阿波禮

言天阿那於茂志呂古語事之甚切皆稱阿那

多能志言伸手而舞今指樂事阿那佐夜憇竹

之聲飲憇木名也振其爾乃一神俱請曰勿復

還幸

謹按是聲樂歌舞之禮也此後火闌降命為

俳優道臣命奉承密策能以諷歌皆樂之

事而竟定呂律制樂器立曲調習舞節各制

作一代之樂也蓋樂者人心之和悅也中有

和樂音洛之實則外有飾文之事是為情文之

稱既有飾文之事則音聲以發手舞足蹈於

此考五聲合八音分六律六呂節文其七情

以正其聲容皆聖人發其端待其人以令成

其道也凡禮者正而嚴也樂者和而安也禮者所以節於人情也樂者所以樂神人也故事神祇和上下育人才養性情莫大於樂樂非獨喜眾相會以成其樂音洛其制不備則不得是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物而無其道則非成教化之實徒言其德而無其制則非感神人之全聖人制樂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豈

本末偏廢乎 神代因思兼神之慮其所制

之道大備故 神亦感之其功效廣大深切

可以見之也此後樂之制日備風雅頌以正

之有神樂以事神祇有樂舞以和上下有催

馬樂風俗以知天下之俗或有四夷之樂或

有雜藝今樣以示教化之德以發和樂音洛之

實况呂律樂府之詳樂器之名物珍奇伶人

之通音律舞曲之感鬼神更不乏其人也

素戔鳴尊遂到出雲之清地焉清地此云素鵝乃言曰吾

心清清之此今呼此於彼處建官時素戔鳴尊歌

之曰夜句茂多莞伊都毛夜霸餓岐莞磨語昧爾

夜霸餓枳莞俱盧贈迺夜霸餓岐迺

謹按是詠歌之始也初二神既有唱和為

意哉之辭是乃雖歌曲之父母未及章句至

此三十一字相備為萬世詠歌之基此後下

照姬之夷曲彦火火尊之舉歌及人皇此

道日隆而以至動天地感鬼神和上下正人

倫通事物之情是乃樂律之其一也蓋內因

七情之蘊外發其言辭以述其懷者人情之

道也既有言辭則有章有句有章句以可詠

之則有諷而託之曰諷歌乃外有陳而直之

曰加增倍歌乃有喻而比之曰準擬歌乃有

起而引之曰譬歌乃外有正而平之曰正言

國之有祝而壽之曰祝歌乃外詞林言葉之

雅也

繁文海筆藻之廣千變萬態亦不出此六義
 波流分派而天下皆詠歌於此林本人丸山
 邊赤人獨步於古今神仙于當道 朝廷以
 之佐教化以之試其賢愚人臣以之諷諫以
 之表衷鬼神以感之人民以和之所其繫甚
 重所其基太深而制長歌短歌旋頭混本之
 類雜體又不少况因 一神之唱和上問下
 答之連歌 日本武尊有筑波之詠而乘燭者獻九夜十日之答 洋洋乎

盈耳是 中國之文物而猶外國之詩代代
 之 勅撰家家之別集五車亦可折轄且集
 歌林之良材聚詞海之浮藻文人筆之書女
 史著之冊豈三萬軸耳乎及後世漢語相通
 外國之詩賦文章亦大行于世凡李翰林王
 右丞者盛唐之詩人天下稱之而阿倍仲滿
 相並贈答唱和陸龜蒙皮日休者文人也詩
 人也有高致有聰悟而釋圓載交擬金蘭如

仲麻呂者 中國之一書生也唐肅宗上元
 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戶遂卒於唐是人才不愧於
 外國也况吉備真備博洽也管江之名其家
 文藻詩集及國史家集之廣布於世以貴洛
 紙之價豈立外國之下風乎且詩文之入于
 禪南禪信義堂有空華集相國津絕海有蕉堅菓少林
 岩惟肖有東海瓊華建仁派江西東福鍊虎關有濟

北集嚴東沼有流木集澤天隱二橫川有京華集及村庵

月舟之等各橫行而並馳又不可枚舉也或
 疑先人曰 中朝之文士發名於外國粟田
 阿倍而已然乃粟田阿倍之才賢於吉備乎
 愚謂粟田入唐武后賜宴於麟德殿見外國
 之史粟田真人養老三年卒無遺行之可稱
 於今仲滿雖播名於外國 中朝又無可知
 其才吉備真備入唐而詳唐禮博涉經史以

審思明辨而大興儒風釋典之禮通武義兵
 法以籌平賊其功尤懿也故自從八位下轉
 正一位右大臣改下道賜吉備姓凡入唐之
 輩無可立此上竊按仲麻呂者反之夫雖信
 義而非吾土者人之情也仲麻呂放其還鄉
 不去卒於唐終不省父母不輔王政家之
 葬禮有闕又賜其賻綵眷遇如此而忘其本
 豈是才之實乎唐帝賞之以義官大祿外國

之表亦可并按也

神武帝東征於菟田血原以酒完班賜軍卒乃為

御謠之曰三ウタヨミシテ 宇ウ儂能多伽機珥辭藝和奈

破蘆和餓末菟夜辭藝破佐夜羅瑪伊殊區波辭

區旻羅佐夜離固奈淤餓那居波佐磨多智曾縻

能末迺那雞句鳩居氣辭被惠祿宇破奈利餓那

居波佐磨伊智佐介幾未迺於朋雞句鳩居氣儂

被惠祿是謂來目歌今樂府奏此歌者猶有手量

大小及音聲巨細此古之遺式也

謹按是謠歌之初也夫謠者無章曲而是又
詠歌之一體也凡神樂催馬樂風俗所歌皆
是謠也蓋外朝二百篇之詩者 中國之謠
歌也 中州三十一字之歌者外朝之律詩
也五言七言之詩者起於漢康哉之歌出于
唐虞 中朝之歌謠共造端於 神代以隆
風於後世吁和上下通人情事鬼神之道太

備哉以上論樂聲之禮

以上論禮儀之道謹按禮者則天地順人
情考事物致其至誠省其始終之道也儀
者正威儀以修飾文章之謂也禮立則儀
行故治平於國家不以禮則猶無衡無繩
墨無規矩其輕重曲直方圓終不可知定
禮不以道則猶衡之不正繩墨規矩之不
明誣之以奸詐亦不須得其實五倫之大

經事物之周通莫善於禮禮不因儀不行
儀不本禮無誠禮儀相因而右本立文成
矣儀禮之經緯於天下其品節甚多其條
目數繁故制儀禮審修飾非聖人不虛道
非天子不能盡其用也人有親疎有貴
賤有貧福有男女有長幼有官位有職掌
其事之吉也凶也軍也賓也嘉也其物之
云衣服云飲食云家宅云用器其威儀文

章之隆殺豈容易乎故天之道地之義民
之行無不以禮 神聖垂其端以戒萬世
其旨不亦大哉或疑樂與禮相對而今以
樂屬禮何乎愚謂樂亦儀之禮也禮立則
樂行猶天之在地曰天則地在其中也

賞罰章

一神共生曰神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
故一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

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故以
天柱舉於天上次生月神其光彩亞日可以配日
而治故亦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
立故載之於天磐櫟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菱
鳴尊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哭泣為行故令
國內人民多以矢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
神勅素菱鳴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
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

謹按是 一 神賞善懲惡不私之義也蓋人

情必有喜怒有喜怒則有好惡好惡必偏所

其私而不得其至公則善惡混而不正故雖

神聖亦未嘗無取舍之道其分始於

親親以不私則所其及可以知也今欲命

中州之主而於其四子其名分之嚴其取舍

之正是乃萬世賞罰之源也

天神遣經津主神武甕槌神使乎定葦原中國於

是大已貴神薦岐神於一神故經津主神以岐神

為鄉導周流削平有逆命者即加斬戮歸順者仍

加褒義

謹按是賞罰之始也凡賞刑者齊其過不及

之道而勸導人於善懲示惡於人之事也人

之氣質不同俗之風教不正則或習惡而為

恒或以暴逆為業故刑以威之罰以懲之者

君子所以愛之而非惡去聲以害焉不刑賞以

御之則善惡不明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

可不慎乎以上賞罰之義

大物主神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

帥以昇天陳其誠款之至時高皇產靈尊勅大物

主神汝若以國神為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

吾女二穗津姬配汝為妻宜領八十萬神未為皇

孫奉護乃使還降之

謹按是 天神行賞之始也

神武帝即位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
 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
 大來自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自邑
 此其緣也以珍彦為倭國造珍彦此云又給弟
 猛田邑因為猛田縣主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弟
 磯城名黑速為磯城縣主復以劔根者為葛城國
 造又頭八咫鳥亦入賞例其苗裔葛野主殿縣主
 部是也

謹按是人皇行賞之始也有功則有賞祿
 君臣之禮也然不定其功則大小輕重不正
 而有賞失其道故定功而後行賞是明世之
 事也 帝初東征之間奉策荷戈自當難之
 功臣勇士不可舉數今行賞之始在道臣命
 而及頭八咫鳥其定功之道大哉公哉以上
 禮之

天神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賜天國王之予

天稚彦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

謹按是資其臣之始也蓋樹其風聲以異人之耳目鼓舞其勸勤之意興動其善忠之實者人君治平之要道也故賞以厚之待以深之而後所其任甚重所其責能通天神賞此神如此而此神不忠誠忽中還投之矢隕命其責速通可以見也後世立將賜鈇鉞異其器服皆賢賢所以崇獎有德興起人心造

端於是乃外朝之旌淑也

皇孫勅天鈿女命汝宜以所顯神名為姓氏焉因賜猿女君之號故猿女君等男女皆呼為君此其緣也

謹按是因其功賜姓號之始也神武帝東

征之日日臣命忠而且勇加能有導之功以賜道臣之名蓋姓名之號者所以流芳於百世而鼓動其善心也故賜姓命氏必有道人

臣不稟諸時君則不得為其姓氏其分嚴哉九カテ

凡物部大伴之為姓者以其威武カチハ物部氏之テカリ

遠祖也物部者武夫之訓也道臣命大伴氏モノノフハ

之遠祖也日本武尊以鞍部賜武日以為大トモ

伴氏也中臣忌部之為姓者因其中直而主祭ト

祀况藤橘菅江之分源平紀清之派未嘗不ヲギ

以其勲業也夫名者實之著也無實而有名テモ

則竟為虛名虛名而傳之後世者遺臭於子ニシテ

孫也其所賜其所受不慎乎ル以上賚賜之義

神武帝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樞エツヒツキトシス

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ニコトシラ

樞原也太立宮柱於底磐之根峻博風於高天之ニヤシラフトキタテ

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號曰神日本磐余彦火火ハツクニシラス

出見天皇焉テミノ

謹按是人臣奉尊號之始也神代既有尊テ

命之說也凡善惡之應終不可掩故臣有善ニ

惡則君糺之君之善惡天必糺之天不言而タシ

人代之所謂尊號之善惡是也至後世有謚
 贈之制唯非人君賞黜於其臣臣子亦議其
 君父臣子非議焉天下以議之天下之議者
 天之命也君臣之道可不慎乎夫以一時之
 好惡蒙百世之榮辱未知其履歷而一聞其
 號謚則知其入故所以勸化人心興懲善惡
 者在此然乃賞刑之實本於人君以流於天
 下行之迹功之表出於已成於人是其終不

可掩也以上尊號之禮

諸神歸罪過於素戔鳴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戶遂
 促徵矣至使拔髮以贖其罪亦曰拔其手足之爪
 贖之已而竟遂降焉

謹按是行刑罪贖流之始也凡刑者衆以惡
 之事以涉衆其著不可掩而後察之行其罰
 尊之無狀至六合常闇所其繫最博大也故
 衆議行之刑又贖其科可謂刑罪之公自是

至_テ人皇刑法大定律令周施天下悉知刑
之可懲矣蓋罰以耻之刑以害之_ヲ神聖豈
欲之乎否乃善終不長道終不行也故詳聽
斷之法謹詳讞之議伸寬抑之屈親死囚之
決以慎刑憲正典獄之任存欽恤之誠戒濫
縱者歷代聖主之明戒也人一死而不生
身一黜而不復事一謬則千悔亦不補故以
至誠臨焉以至明致之而可得其中其孚也

以上行_ヲ
罰之義

以上公賞罰之省謹按賞則勸罰則懲者
情之恒也神聖因其人情以制政正其
道是所以刑賞爲大柄也凡賞罰之道在
建極於其初而省效於其後也其制不明
于初則人不知守其準的其效不糾於後
則人不能克其終法之明也猶久則怠緩
則衰故有巡守巡察之省以陟黜其政著

芳臭於其時是治平之大權也唯欲人之
歡欲人之畏而數賞刑私一人之喜怒延
一時之好惡不以天下之公則人狎之輕
之賞刑不得勸懲之實也或疑明聖之君
刑賞錯不用然則刑賞者衰世之政乎愚
謂明聖之君審賞刑而不惑故稱諸明聖
凡登用黜退者舉錯君子小人之道也既
有人則有喜怒好惡既有君臣則有慶賞

刑罰何唯人而已乎天地有春生秋殺以
一齊萬物乎外朝唐虞之盛舉十六相錯
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其天命天討是也
不知唐虞之外亦有聖明之君然乃賞罰
之省非所以為治教之要乎矣

武德章

伊尹諾尊伊尹册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曰底
下豈無國歟迺以天之瓊瓊王也矛指下而探之

是獲滄溟其矛鋒滴瀝之潮凝成一嶋名之曰礮

馭廬嶋

一書曰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册尊曰有豐葦

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循之廼賜天瓊

戈於是二神立於天上浮橋投戈求地因畫滄

海而引舉之即戈鋒垂落之潮結而為嶋名曰

礮馭廬嶋

一書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

未生以前已有其名雖有名字而無形相強字

其形為天瓊矛者也大八洲國者即瓊矛之所

成也

謹按大八洲之成出于天瓊矛其形乃似瓊

矛故號細戈千足國宜哉中國之雄武乎

凡開闢以來神器靈物甚多而以天瓊矛

為初是乃尊武德以表雄義也

素戔嗚尊昇天之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為之鳴

响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照太神素知其神

暴惡至聞來詣之狀乃勃然而驚曰吾弟之來豈

以善意乎謂當有奪國之志歟夫父母既任諸子

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國而敢窺竊此處乎

乃結髮為髻縛裳為袴便以八坂瓊之五百箇御

統御統此云纏其髻髮及腕又背負千箭之朝

此云知與五百箭之朝臂著稜威之高朝

能梨振起弓彌急握劍柄蹈堅庭而陷股若沫雪以

散躑躅此云俱穢奮稜威之雄誥雄誥此云發稜

威之噴讓噴讓此云而徑詰問焉

一書曰日神本知素姿鳴尊有武健陵物之意

及其上至便謂弟所以來者非是善意必當奪

我天原乃設丈夫武備躬帶十握劍九握劍八

握劍又背上負鞞又臂著稜威高鞞手握弓箭

親迎防禦

一書曰天照太神疑弟有惡心起兵詰問

一書曰日神曰吾弟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
奪我之國者歟吾雖婦女何當避乎乃躬裝武
備云云

謹按是日神裝武備起兵之義也日神

之聖靈也天下誰敵之而猶設大丈夫之備
以防禦是令垂戒於萬世設備於未然之謂
也蓋備者豫爲之義也有備則安無備則敗
天下之事物皆然况兵之爲用必有不虞有

不意故遠慮深思以裝武備則臨難而無患
素戔鳴尊者神之弟而嚴其武德責之者
其以無狀臨天思八洲爲之泯滅黎元爲之
沉淪而裝武威懲其機最可畏也

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覆衾褻天津彦國光彥火瓊
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排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
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穗
津大來目背負天磐鞞臂著稜威高鞞手捉天梳

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劍而立
天孫之前遊行降來

謹按草昧之際非常之戒不可忽之故天忍
日命備軍裝以前驅敵其所愾威武之道設
而不怠克終之戒也况天孫初降乎

神武帝甲寅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帥諸皇
子舟師東征戊午年春二月丁酉朔丁未皇師遂
東舳艦相接方到難波之碕夏四月丙申朔甲辰

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乃
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時長髓彦聞之曰
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盡起屬兵
徼之於孔舍衛坂與之會戰

謹按是人皇東征定中州之武威也有

舟師有步兵有會戰有神策有神瑞有凱歌
有祭齋戰勝而存戒以徙營於別處聊以為
御謫慰將卒之勞焉練士卒示誠信建功於

六年其兵律之制神謀之略陳營器械之用
 法元將偏帥之撰任無不備故井光之有尾
 土蜘蛛之手足長不能著其術况長髓彦之
 悞恨菟田兄稍之逆謀竟戮殺而區宇安定
 中州初平其策其兵皆出於神神乃天也
 天以授之人以與之是 帝所以為神武也
 或疑天授人與神武而不殺者聖人之兵也
 然乃何有此許多誅戮乎愚謂草昧之間草

木咸言邪鬼為蠅聲各自建封境占其有非
 神兵終不可得速成之功流血沒踝僵屍枕
 臂者會戰誅殺之制也桀犬吠堯何時無黨
 奸之賊徒况屯蒙乎其死神兵者所天討之
 其他不易民以治之東征六年之間鳴其兵
 僅一年自戊午年春二月至己未年春二月而中國絕風塵
 神武不殺之大兵天授人與之至德可併考
 也以上神聖之武

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僉
曰磐裂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所生之子經
津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
神之子甕速日神甕速日神之子燂速日神燂速
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
為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即配
經津主神令平葦原中國云云故大己貴神乃以
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授一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

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

謹按是 天神撰將之義也益用兵之要一

在軍將將者軍之司命勝敗之源也 天神

二三會群神以得此一將終遂其功所撰所任

共得其道也 一神乎順 天孫臨降以開萬

億世之 皇系其武威吁咨哉懿哉矣大己

貴所奉之廣矛亦靈器也凡兵以律興以策

立以器械為用兵武之字皆以其器况 中

國初有瓊茅以成此洲 天神以寶劍備神
器乎宜哉 一神有不血刃之勲乎

神武帝東征大伴氏之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

將元戎踏山啓行

先人曰神武天皇東征之日物部氏祖道臣命

為軍帥 物部氏者恐誤乎大伴氏也 道臣命者乃日臣命之名也

謹按是 人皇撰將之始也 蓋將才足以將

物之稱帥智以帥人之名也 危急草屯之時

其用最在將帥 滔滔武夫非好謀控機之精

未中其任 故將帥之為用 不必以攻戰要折

衝屈敵之智 本誠信撫教之實 其任重其撰

豈易得乎 道臣命殆其斯也 上有神武之

聖下有賢才之應 其制區宇弘功業 所以無

所不利 無所不成也 以上撰將帥

高皇產靈尊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

遣之

謹按是 天神授將於節力之義也及 人
 皇 景行帝以鈇鉞授日本武尊自是連綿
 修飾而有立將之禮凡節度者所以示其信
 也斧鉞者所以專刑戮也軍旅之制不可以
 私人臣又無專制之義故樹風聲於四方著
 天表於所懷將帥一受闕外之寄適時中之
 宜於是三軍之任歸于此無二三其倚付也
 蓋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其才其德不並行則

主不得其實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
 安常不安一人有齟齬杌杼即轉危矣人君
 當無事之日人才彙進之時儲其器以備急
 難令隆 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則凡事無
 不成也將有將兵將將相兼任有知信仁
 勇忠有禮將嚴將然其本在知仁勇之三若
 舉兵討不庭不精其撰將則自招傾覆以塵
 師也古來重其任不亦宜乎

以上賜節度

神武帝即位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
 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寵異之亦使
 大來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號來目邑
 此其緣也以珍彦為倭國造珍彦此云于磐毗故又給弟
 猛田邑因為猛田縣主是菟田主水部遠祖也弟
 磯城名黑速為磯城縣主復以劔根者為葛城國
 造又頭八咫鳥亦入賞例其苗裔即葛野主殿縣
 主部是也

謹按定功行賞者軍國之盛事也賞不當其

功則禮不明無功而有賞則小人進而倭奸

行故行賞必在定其功也今大君有命開

國建業其時最可畏於是賞不踰其禮而功

臣保全國家安靖矣蓋賞罰者人君之大柄

也更不可忽之金帛器物祿位土地之與奪

不精其撰則不得其實定功行賞之一句萬

世行賞之模格也以上行賞之格

景行帝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内宿
 祢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形且百姓之消息
 也二十七年春二月辛丑朔壬子武内宿祢自東
 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
 並推結文身為人勇悍是怒曰蝦夷亦土地沃壤
 而曠之擊可取也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
 騷動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
 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凌犯為宗村之

無長邑之勿首各貪封塚並相盜略亦山有邪神
 郊有姦鬼遮衢塞徑各令苦人其東夷之中蝦夷
 是尤強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則宿宄夏則住
 櫟衣毛飲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草如走獸
 承恩則忘見怨必報是以箭藏頭髻刀佩衣中或
 聚黨類而犯邊界或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
 追則入山故往古以來未染王化今朕察汝為人
 也身體長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如雷電所向

無前所攻必勝即知之形則我子實則神人是寔
 天愍朕不敵日國不平令經綸天業不絕宗廟乎
 亦是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位也願深謀遠
 慮探姦伺變示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
 臣隸即巧言調暴神振武以攘姦鬼於是日本武
 尊以受斧鉞以再拜奏之曰嘗西征之年賴皇靈
 之威提三尺劍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賊首伏罪今
 亦賴神祇之靈借天皇之威往臨其境示以德教

猶有不服即舉兵擊仍重再拜之冬十月壬子朔
 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爰日本武尊則從上總轉
 入陸奧國時大鏡懸於王船從海路廻於葦浦橫
 渡至浦至蝦夷境蝦夷賊首嶋津神國津神等屯
 於竹木門而欲距然遙視王船豫怖其威勢而心
 裏知之不可勝悉捨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
 於人倫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現人
 神之子也於是蝦夷等悉慄則褰裳披浪自扶王

船而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帥
而令從身也蝦夷既平

謹按是東夷征伐之始也自是蝦夷朝貢不
怠教化大行于東方綿綿以至今日武内宿
祢之知機也日本武尊之雄武也神劍之發
威也靈鏡之明光也殆武德之盛矣故
終至錄其功名以定武部示諸後世也凡少
碓王之用兵也于西于東所向無寇勤
王

而無息此時邊鄙之反人悉平夷賊從服四
海大寧皆是王之功也惜哉瘴之害而矢其
命乎
東夷

神功帝因佳吉大神之教便結分髮而為髻因以
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
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
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
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籍群臣之助振兵

甲而度險浪整艦船以求財モラ士若事就者群臣共ナラハ
 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イサラシ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ニカラス
 皆曰皇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ミレ
 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オノラニツレンテ
 船船練兵甲時軍卒自集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フ子ヲ
 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二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モテテミサカリヲノリヨトテ
 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為敵所虜其イカセモモ
 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トモ

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冬十月己亥朔タモノニケ

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ニカセカニ

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船隨波不勞楫オホウヲ

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ニカセカニ

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オホ

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ヲシク

盡國為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テ

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ツクミフエ

將滅已國ヲオキテ讐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スハラミコト
 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ミイカサラン
 舉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テヨブテ
 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アタ
 坤伏為飼部其不乾船桅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ツチニ多クヒテリニムカヒト
 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イタツカ
 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ヒカレテイルヒ
 石昇為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忍廢梳鞭之貢天ヒツキラ

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ニツテ王ト上トス
 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二軍曰勿殺自ノ
 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マソロヒテ
 為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ニムカヒト
 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為後葉之印故其ツケル
 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ハサムキン
 即以微叱已知波珍干岐為質仍資金銀彩色及テミレコチ
 綾羅繒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アヤキ又カトリ

常以八十艘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緣也於是
 高麗百濟一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
 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
 曰從今以後未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
 家皇后從新羅還之

謹按是西戎征伐之始也 仲哀帝朝住吉
 大神以西戎之外夷賜之 帝不信而早崩
 皇后繼志述事不血刃而高麗新羅百濟

皆從服三韓為官家之藩屏 應神帝生備

聖武之形 產之完生腕上其形如靴故稱其

武多奉謚八幡為天下之武神以其祭祀事之

猶伊勢 御神武家殊崇敬之噫靈德盛哉

自是三韓每年來朝奉貢受正曆於 朝廷

問政事於我國四國來作池 應神七年秋九月高麗百濟新

羅任那來朝時命武內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各池號韓人池 示其柔懷質

子弟貢博士以叩歎誠間有不庭之罪發將

帥討之百濟殺王以謝其無禮餽酒君以

獻其虜應神四年百濟辰斯王無禮國中狹

手彦討高麗入王宮獲珍寶以奏其捷在仁

或高麗獻鐵盾及的栗盾人之技德十

或慢表章奉羽表抗禮索知而以受責察

高麗表無禮在應神二十八年故西戎懼其武

德服其雄才悉為我屬國也益垂仁帝既

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末香莫然乃此時有

并吞西戎之機以成其功於若櫻朝也

皇后又發軍帥以平定比自炆南加羅喙國

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屠南蠻以賜百濟

處處置日本府以布政令中國之武德至

此大盛矣吁中朝之文物更不愧于外朝

如其威武外朝亦不可比倫故外朝之海防

唯要倭寇倭寇者何西州之邊民虜掠于彼

也非官兵之寇而其落膽戰股然明朝太

祖タビ二遣使ヲ於我國請寇疆之禁欲修好眷眷終垂祖訓以絕倭為其一ト是恐其威武之餘

風也ヲ以上征ス西戎ヲ

以上論武義之德謹按五行有金七情有怒陰陽相對好惡相並是乃武之用不亦大乎然用之不以其道則害及人物而終自燒所以聖人以興亂人以廢也豈是兵之罪乎蓋神代之兵武也惟神惟聖而

天討也天兵也其將帥軍伍皆靈神也然猶存其道備其禮而示其大事可以鑑也凡內有好惡之情以外興其狀耳目視聽之手足防護之筋骨剛中之爪齒把鬻之者人之天險也君子以內備宮禁之衛外固國郡之護密四邊之藩練士卒利兵器撰將帥制陳營審戰策常戒盜賊之機奮威武之嚴是所以警不虞昭文德也夫征

者正其不正也彼不正輒興師侵伐之士
 卒無罪而入死地故征伐者人君之大權
 也豈容易之窮黷之乎而遠之疎之乃國
 勢日衰天下大弱是所以兵為大事也或
 疑兵者霸王之業而非聖人之道愚謂陰
 萌其根於陽故火以有烈烈之威陽交其
 元於陰故水以有嫋嫋之柔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乃武乃文贊

堯之德也以聖武稱湯以武功歌文王以
 神武不殺贊周易禮樂征伐並言者孔夫
 子之聖戒也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
 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遏暴
 亂乎將萌護治安乎長久也外國之聖主
 未嘗不左右於文武况中國者所其興
 在瓊茅而天神以天征賜天孫以寶
 劍况神武帝之東征天賜以節靈

節靈此云

赴屠能 其武威所及無不服乎故 中華
 瀾哆磨 之武四海之廣宇內之區終不可議之武
 之德惟神而文之教惟聖也 函陰陽生殺
 之機妙致仁義生成之化矣夫仁義者人
 之道而或用之師敗或因之國亡然乃其
 要在其人兵亦如此廢興存亡全在其人
 非有聖人霸者之名也 皇統綿綿之後
 大修飾其制 崇神帝作 丁午之兵器

持統帝置陳法之博士令天下之民練習
 之雖安更不忘戰 神尚戒之兵器祭神
 祇垂仁二十七年今祠官ト兵器爲所其
神幣吉之故以弓矢橫力祭之
 由來渾厚乎矣

祭祀章

天照太神方織神衣居齋服殿

謹按是祭祀 天神之義也雖無祭祀之說
 既曰神衣既曰齋服殿則 神自織之以供

神明也 大神之靈親管其機巧事於天
神其至誠可竊按也 朝廷終有神衣祭以

參河赤引神調系織作神衣以供伊勢 太

神宮是乃往古以至誠事神之遺則也 孟夏季秋

有神衣祭謂伊勢神宮祭也此神服部等齋戒潔清織成也或疑神書所謂神衣者大神

之親服乎愚謂自服豈曰神衣乎令義解云以供神明故曰神衣是神織供天神之服故

素戔嗚尊之以上祭惡最可惡也 天神

高皇產靈尊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

磐境當為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命太玉命宜持

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為吾孫奉齋焉乃使

二神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之是時天照太神手

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

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復勅天兒屋

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為防護又勅

曰以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

謹按是建宗廟而祭祀於祖考之禮也神籬

者乃宗廟也寶鏡者乃宗廟之主也故曰齋
 鏡矣夫 天祖之靈體物而不遺然無宗廟
 之設神主之寄汎乎不可一定故宗廟以琴
 瑟之類以寄之而右神人之靈氣相集至誠
 可通齋戒可致是 天祖因 勅起樹神籬
 以為齋鏡也夫 天子以天地為父母故祭
 祀天神地祇以報其本建立宗廟以貴其始
 者人君之大禮也况 中國之生成直在天

神地祇也乎

令曰凡天皇即位物惣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義解云

天神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齊神等類是也地祇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類是也皆依常典祭之 益人未嘗無思其父祖既有念

其父祖則未嘗無念所其由出故遠乃思其
 本始近乃慕其父祖而祭祀之禮起况本始
 之有大功父祖之有大教乎既有祭祀之禮
 則其道不致之祭必有時祭必有地祭必
 有祠部祭必有器用奉物祭必有齋戒祭必

有其事以紘其禮以盡其誠是祭祀之道也
祭祀不致其禮則神不可享之禮儀不以其
誠則神不可格焉禮致誠至而后可得祭祀
之實凡人之誠莫大於祭祀祭祀之大莫如
天地萬物之生成歸於天地子孫之綿續歸
於祖宗是所以天地祖宗一其本也蓋人者
萬物之長也人君者為億兆之長人君祭祀
於天地合萬類之散氣咸歸諸於天報本反

始以親盡其至誠莫大於祭祀也齋者何齊
其不齊之謂也祭祀之議以齋戒可交之故

天神詳 勅其禮也 以上宗廟 祭祀之義

神武帝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

靈也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

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者也乃立靈時於鳥見

山中其地號曰上小野榛原下小野榛原用祭皇

祖天神焉

一書曰神武天皇從皇天一祖之詔建樹神籬
 所謂高皇產靈神產靈魂留產靈生產靈足產
 靈大宮賣神事代主神御膳神已上今御所奉齋櫛磐
 間戸神豐磐間戸神已上今御門所奉齋生嶋是大八洲之靈
 今生嶋巫坐摩是大宮地之靈今坐摩巫所奉齋也日臣命帥來
 目部衛護宮門掌其開闔鏡速日命帥内物部
 造備矛盾其物既備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
 璽鏡劍奉安止殿并懸瓊玉陳其幣物殿祭祝

詞次祭宮門然後物部乃立矛盾大伴來目建
 仗開門令朝四方之國以觀天位之貴當此之
 時帝之與神其際未遠同殿共床以此為常故
 神物官物亦未分明宮内立藏號齋藏令齋部
 氏末任其職又令天富命率供作諸氏造作大
 幣訖令天種子天兒屋命之孫解除天罪國罪事所謂
 天罪者上既設訖國罪者國中人民所犯之罪
 爾乃立靈時於鳥見山中天富命陳幣祝詞禮

祀皇天徧秩群望以答神祇之恩焉是以中臣
齋部一氏俱掌祠祀之職猿女君氏供神樂之
事自餘諸氏各有其職也

謹按是祭祀社稷宗廟之始也 中州既平
先建社稷宗廟以萃天地鬼神之靈報其本
追其遠其禮之盡然矣夫人君出于神而又
為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故郊時以事
天地宗廟以祭鬼神大臣司其禮重臣相其

事至誠之道如此以此臨天下則人人豈有
遺親後君之薄濇乎 帝制天下先及此其

聖德之厚至哉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
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太神和大
國魂一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
住不安故以天照太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筥
縫邑仍立磯堅城神籬亦以日本大國

魂神託淳名城入姬命祭然淳名城入姬髮落體瘦而不能祭

一書曰崇神帝六年乙丑秋九月倭國笠縫邑

立磯城神籬奉遷天照太神及草薙劍令皇女

豐鍬入姬奉齋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

目一神裔二氏更鑄鏡造劍以為護御璽是今

踐祚之日所獻神璽鏡劍也仍其遷祭之夕宮

人皆參終夜宴樂歌曰羨夜比登能於保與須

我良爾伊佐登保志由伎能與呂志茂於保與

須我良爾今俗歌曰羨夜比止乃於保與曾許侶茂比佐止保志由伎乃與保志茂

於保與曾許侶茂詞之轉也

謹按是別建神籬之始也神籬乃神社之義

宗廟之制也以上祭祀天地宗廟

七年冬十一月別祭八十萬神仍定大社國社及

神地神戶

謹按是祭群神之始也大社者社稷宗廟之

名國社者郡國之名山大川所其由祭之神
社也神地神戶者事神之祠官奉祭祀之田
園也國家有事則徧告群神以致其誠是禮
之恒也以上祭群神

垂仁帝二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丙申レハナレソコト離天照太
神於豐耜姬命託于倭姬命爰倭姬命求鎮坐大
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サハハタニ更還之入近江國
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太神誨倭姬命曰是

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憐
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太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因
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則天照太神始
自天降之處也ククニスノ

一書曰天皇以倭姬命為御杖トクエツリキ貢奉於天照太
神是以倭姬命以天照太神鎮坐於磯城嚴櫃
之本而祠之然後隨神誨取丁巳年冬十月甲
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ワタラヒノ

謹按是伊勢國內宮鎮坐之始也舊記云內宮號者內

者宇邊御本名因稱內宮益神者以天下為體以黎元

為本天之覆而明地之載而厚人物之為人

物神皆體之不遺移其靈於神鏡以照

皇統之化垂其迹於渡遇以存億世之敬茅

屋乎大廟不鑿乎粢食以示德仰彌高崇

彌靈朝廷既置內侍所天子日暮拜恭

不改往古之道矣禁僧尼絕梵釋顯聖教之

在人倫縣象著明示其道之在知德其洋洋

乎彌綸于四海巍巍乎經緯于萬物是神

之德也然乃明人倫日用之道五典惟秩三

德惟致則當猶視吾之神勅豈夫空乎以上

內宮鎮坐

雄略帝二十一年丁巳冬十月伊勢皇太神教大

倭姬命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國與佐真井原大

倭姬命奏之明年戊午秋九月差勅使奉迎之九

月鎮坐于度會郡山田原新宮

一書曰外宮者傳言天祖天御中主神也皇太

神託宣先祭此神先拜此神且皇孫瓊瓊杵尊

在此宮相殿故天兒屋根命天太玉命亦同在

焉因號曰一所大神宮

謹按是外宮遷坐之始也以上外宮遷坐

欽明天皇三十一年冬肥後國菱形池邊民家兒

甫二歲神託曰我是人皇第十六代譽田八幡麻

呂也諸州垂跡于神明今又顯于此其後差勅使

移而鎮坐於豐前國宇佐宮譽田本名而八幡為神後自所稱者也

謹按是八幡鎮坐之始也蓋外宮八幡

共後世所崇敬也朝廷立神官以致且暮

之敬唯在內侍所是因往古之神勅也蓋

天祖乃宗廟也天地也聖主內殿內侍

所之設外仰內宮之鎮坐以崇尊社稷宗廟

其餘者在群祀之列以上八幡鎮坐

以上論祭祀之誠謹按延喜式所載 中朝大小神社三千一百三十一座其外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號式外之神 後朱雀帝長曆三年秋八月定二十二社之式 每歲 勅神祇官以奉幣帛祈年穀 伊勢太神宮八幡宮謂之宗廟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吉田大和龍田等謂之社稷又祖神之祠謂之苗裔蓋祭祀之禮有郊祀天

地有宗廟饗祀有國家常祀有內外群祀而祭祀之道有祭告有祈禱有齋戒之敬有奉幣之物有神官有神地有神戶夫禮莫大於祭祭祀之道非至誠則不可致之至誠之格不以其道則不可得凡自天子以至庶人祭祀必有分人君為天下求福報功天下之鬼神悉御之故大祭祀天地親饗宗廟小徧告群神疎及群靈 中朝

者神國也以天神地祇為皇祖天
 地乃宗廟之神也後世別社稷宗廟為
 一矣鬼神之幽而無迹可視聽亦設此社
 廟萃其靈於此則鬼神之精不分散祭祀
 之誠有著祭祀又有時煩乃褻疎乃忘各
 致其道而后如在之實明也否則鬼神何
 享之乎不可享而祭焉所謂淫祀也或疑
 中朝所祭之神社甚多殆淫祠之謂乎

愚謂淫祀者不可祀而祀之也凡祭祀之
 制或有功於民或有功於事或始祖于其
 事物或當難捍患或致忠孝於君父或其
 鬼無所歸而為厲皆祀之是乃八十萬神
 也如外朝四方百物無不祭貓虎昆蟲亦
 與焉况吾神國之靈乎或疑外朝有七
 廟而我國不然何也愚謂郊祀天神祭
 祀內侍所是乃祭祀社稷宗廟也如七廟

者外朝之禮也 中朝又有 中朝之禮
 况 神祭之義 天子自盡其誠重臣相
 其事神官守往古之法則更無可擬議之
 或疑社稷之祭祀得聞之如祭其祖考未
 與聞之愚謂 伊弉册尊神退去葬於紀
 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
 是上古祭魂之始也 天祖高皇產靈尊
 曰吾當為吾孫奉齋矣是示祭祀宗廟之

教也祭其祖考之禮豈外于此乎後世修
 飾其節文明于舊紀其不一於外朝者因
 水土國俗之殊是乃天地之勢也近世雜
 浮屠之法大變上古之制尤可歎也矣

化功章

崇神帝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
 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
 在雞林之西南

一書曰崇神朝額有角人乘一船泊于越國筭
 飯浦故號其處曰角鹿也問之曰何國人也對
 曰意富加羅國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亦
 名曰于斯岐阿利叱智于岐傳聞日本國有聖
 皇以歸化之到于穴門時其國有人名伊都都
 比古謂臣曰吾則是國王也除吾復無一王故
 勿往他處然臣究見其為人必知非王也即更
 還之不知道路留連嶋浦自北海廻之經出雲

國至於此間也是時遇天皇崩便留之仕活目
 天皇逮于二年天皇問都怒我阿羅斯等曰欲
 歸汝國耶對諸甚望也天皇詔阿羅斯等曰汝
 不迷道必速詣之遇先皇而仕歟是以改汝本
 國名追負御間城天皇御名便為汝國名仍以
 赤織絹給阿羅斯等返于本土故號其國謂彌
 摩那國其是之緣也
 謹按是外夷投化之始也 帝小心明德國

内漸謚クニシラス五穀既熟教化大行ハル天下稱謂御肇也
國天皇故外夷亦投化聖德之隆可以見之也

垂仁帝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
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鴉鹿鹿赤石玉一
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杵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
一具并七物則藏于但馬國常為神物也
一書曰初天日槍乘艇泊于播磨國在於完栗

邑時天皇遣二輪君祖大友主與倭直祖長尾
市於播磨而問天日槍曰汝也誰人且何國人
也天日槍對曰僕新羅國主之子也然聞日本
國有聖皇則以己國授弟知古而化歸之仍貢
獻八物

謹按 宗神垂仁二帝之德化及外夷遠人
重譯來朝貢獻聖德治教之餘仁風遠揚之
至其柔懷懿哉

應神帝十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
以領已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
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彦而召之十六
年乃率弓月之人夫來

二十年秋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
主並率已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

一書曰至於輕嶋豐明朝秦公祖弓月率百二
十縣民而歸化矣漢直祖阿知使主率十七縣

民而來朝焉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

謹按遠人之來化於此最盛也秦漢一氏者

外朝之封疆也皆來歸之况三韓之來服乎

故國國置其人立其郡以安之柔之其後具

王朝貢渤海武藝奉表獻土宜皆中朝治

教休明之化也

渤海者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
滅率衆保把屢之東牟山築城以居高麗連
殘稍歸之地方五千里戶十萬戶唐睿宗先
天中遣使爲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號武

藝者祚榮之子稱武王武藝立朝貢武
藝死子欽茂立稱文王又上表朝貢

以上論功化之極謹按地有內外勢有遠
近人有華夷故治教之道自內而及外先
近而後遠親華而柔夷夫 朝廷之上國
都之內何預四夷之遠疎乎然內之和近
之治華之溢知之明也德之充也無不通
無不感者道之精妙也四夷不遠千里之
險萬頃之渺歸仰投化畢獻方物不期其

然而然者 中華之文明 聖王之治教
天以授之人以與之實過化之極功也



